古史紀年

古史紀年卷七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帝辛原許名受即紂也一日受辛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荀子曰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絕勁百人之敵也論衡曰紂力能索鐵申鉤撫梁易柱新書曰紂自謂天王

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

史正義引紀年曰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據紀年當作二百五十三年）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今無此文）戰國策吳起曰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史記作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水經注曰禹貢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

命九侯周侯邘侯（原註周侯爲西伯昌）

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相州洛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曰鬼侯城）鄂侯（徐廣曰一作邘音于野王縣有邘城人表有邘侯無鄂侯）爲三公（戰國策魯仲連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周書序曰昔在文王商紂竝立困于虐政將宏道以弼無道作度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其道

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彪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初平陵竇融孝文皇后弟廣國七世孫也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時以軍功封建武男及莽敗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以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融高祖以正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

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文不具錄

三年有雀生鸇

家語孔子曰昔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新論說苑略同國策新序以爲宋康王時事

四年大蒐于黎

左傳椒舉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十一年叔向曰紂克東夷而隕其身韓非子曰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服虔曰黎東夷國名子姓

作炮烙之刑

韓非子曰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

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

史記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

史記曰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高誘呂春秋注曰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墮火而死觀之以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列女傳曰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淮南子曰迨至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銅柱

登糟丘臨酒池

論衡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以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纏子曰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韓非子曰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夫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紂遂以亡

五年又築南單之臺

新序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二里高千尺臨望雲

雨水經淇水注曰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朝歌城內有殷鹿臺寰宇記曰鹿臺在衞縣西門十里記曰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括地志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㝡徐廣曰㝡一作聚樂戲於沙丘

雨土于亳

墨子曰還至乎商王紂王不序其德祀用失時雨土于薄尚書中候曰殷紂時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六韜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雨雪深尺餘

六年文公十七年西伯初禴于畢

易未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漢郊祀志禴作瀹師古曰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瀹祭謂瀹煑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

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也　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焉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戰國策惠子曰昔王季葬於楚山之尾皇甫謐曰楚山一名濁山鄠縣之南山也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于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案春祭曰禴至是始於畢行之殆因改葬而祭其禮也禴遂爲烝祭之始後武王上祭於畢卽踵其事歟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晉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

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史記曰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曰妲己嬖幸於紂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家語曰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

作瓊室立玉門

世紀曰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補寵策傳曰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敎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美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人淮南子曰紂康樂沈湎宮中成市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金匱曰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

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十七年（文公二十八年）西伯伐翟

後漢西羌傳曰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

冬王遊于淇

竹譜曰淇園殷紂竹箭園也水經注曰淇水逕朝歌北又屈逕頓上西太和泉水入焉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

二十一年（文公三十二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子貢詩傳曰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於周賦樛

木（申培說同）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春秋少陽篇曰伯夷名允叔齊名智風俗通曰姓墨胎氏括地志曰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也姓點氏）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列士傳曰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夷齊皆如周）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呂氏春秋曰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殁矣案史記亦云及至西伯卒以遷就下文父死不葬之說漢人遂以

武王上冒文王之年再期在大祥而伐紂若乖事理此等惟紀年爲近正

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時則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詩說曰兎罝文王聞太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荀子曰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鬻子曰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春秋繁露曰桀紂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力六韜曰紂喜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大韜曰般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餧虎

二十三年文公三十四年囚西伯于羑里

史記曰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

而醢九侯
潛夫論曰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
乃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
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爲俯而泣曰君之年御皆
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復請之好也紂於見諭
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自九侯之不
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毛而弗誅何以帮後逐脯厥
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書
閉椎恐紂之聞也春秋繁露曰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
新序曰寬暴施於百
姊慘毒加於人臣
西

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
周紀曰崇侯虎譖
西伯於殷紂曰西
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
於羑里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
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
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
謀太子發勇故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將若與之從
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敝必加於首及
未成請圖之居商乃拘文王於羑里
書大傳曰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牖里

紂囚西伯羑里
國
策
曰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之死世紀曰紂既囚
文王文王長子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
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孰謂
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

羑里城西伯所拘處其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古今樂錄曰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爲六十四作鬱尼之辭困于石據于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之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閼閼之虎使我愆兮幽閉牢穽誰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望門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牖里

二十九年文公四十年釋西伯

呂氏春秋曰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楚辭注曰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然則梅伯卽鄂侯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明堂解曰脯鬼侯以享諸侯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與竹書合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

歸之

新書曰紂作梏數千脫諸侯之不詔已者……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書大……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記曰西伯之臣閎夭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淮南子曰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以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韓非子曰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之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補龜策傳曰紂因文王昌投之石室陰兢活之與之俱亡

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周書程寤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柞

棫宿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文儆曰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嗚呼敬之哉民之適敗上察下遂信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詔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嚮引汝何慎非遂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非煇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汝何葆非監不維一保監順時維周于民之適敗無有時蓋後戒後戒謀念勿擇

三十一年文公四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史記曰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呂氏春秋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左傳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辜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亡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備思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慎下下爲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爭省順而和攜乃爭和乃比比非無政無政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

民乃順愼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邊寇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誡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士大夫不雜于工商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爲上不明爲下不順無醜輕其行多其愚不智愼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修其等列務其土實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愼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時生穡省用不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牛羊不盡齒不屠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愼□備不敬不意多□用寡立親用勝懷遠遠格而邇安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遺嚴

戊

三十一年文公四十二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列仙傳曰[illegible]人[illegible]紂亂避[illegible]年[illegible]適隱於南山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古史攷曰名牙呂尚蓋嘗窮困國策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韓詩外傳曰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說苑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又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治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呂氏春秋曰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荷子曰太公渭釣隱溪五十一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渭踞石

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臼其附觸石若路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茲泉水經注曰磻溪中有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跪餌兩厀遺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六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六韜曰卒見太公坐茅以漁與語大說宋符瑞志曰文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雒出授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楚辭注曰或言周文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任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繇所與載與俱歸以爲太師韓詩外傳曰太公年七十二文王遲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孔叢子曰太公勤心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傳曰八十爲天子師九

十面我於齊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尉繚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而卒西歸周西伯鬼谷子曰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搜神記曰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令太公爲大司馬

三十二年文公四十三年五星聚于房

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宋符瑞志曰孟春六旬五緯聚房感精符曰滅虛者房注云虛為湯之精房星為文王之精金樓子曰五緯聚房心周之分野

有赤烏集于周社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尚書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止於昌戶民踰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桓子新論曰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為格溢酒為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琁室瑤臺藹雲翳風鐘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以擾駭角震商其後有鳳銜書於郊文王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猗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

呂氏春秋曰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

祖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之三年伐密須史本紀亦云受命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皆與此異

詩皇矣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應劭曰密須姑姓之國郡縣釋名曰平涼府靈臺縣在周爲密須國地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通雅曰阮國名共阮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旅孟子作莒疏謂春秋書莒子盟于密則莒密之近地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說苑曰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三十三年文公四十四年密人降于周師

呂氏春秋曰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左傳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遂遷于程

詩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原註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呂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史記曰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韓非子曰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 韓非子曰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尸子曰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姣息之謀淮南子曰紂爲無道左強在側楚辭注曰雷開佞臣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括地志曰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也故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晉太康地記曰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 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秖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 書大傳曰讓其所爭以爲閒田 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史記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

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世紀曰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王○案文王無改元稱王之事前人論之詳矣紀年於此書錫命爲得其實

三十四年文公四十五年爲受命二十年周師取耆及邘地理志河內壄王縣孟康曰故邘國今邘亭是也

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五年伐耆案此年異禮正義引書大傳曰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六年伐崇則稱王光異史記又謂受命之四年敗耆國五年伐邘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周紀亦云爾案飢與耆同宋世家作阢史記集解以耆爲黎也左傳服虔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飢氏是已

遂伐崇崇人降書大傳史記並云六年伐崇

詩皇矣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寰宇記曰彭城北三十里坨城臨泗水秦地志云坨城古崇國城西南有崇侯廟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

禡春秋繁露曰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是致

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四方以無拂大戴記曰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

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韓非子曰文王伐崇至鳳黃墟襪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軍三

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說苑曰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昆夷侵周案世紀謂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受命較紀年前二年故此云四年殷十二月周正月也

一日三至周之東

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三十五年文公四十六年受命三年周大饑

周書序曰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盧文弨曰穆王當作文王豈穆考亦可稱穆王歟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溝渠之害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尙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愼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旣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口不食饔及期日質明王

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閭其利以謀其着
旁匡于家無敢有違詁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惰什
伍相保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廪
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
均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
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
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滯不轉留戍城不留□足
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于是告四方遊旅
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
子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
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均行衆從積而勿□以罰助
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無播蔬無食種以數

度多少省用祈而不賓祭服澈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
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資農
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
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
違周書序曰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成
年年穀足賓祭祭以盛大馴鍾絕服美義淫阜畜約
制餘子務藝宮室城廓修爲備供有嘉菜于是日滿年
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惟鍾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
攝凡美不修餘子務穡于是糺秩年饑則勤而不資聚
祭以薄樂無鍾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車不雕攻兵備不
制民利不淫徂當商旅以救窮乏閉隨鄉不鬻熟分助
有匡以綏無者于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
不溝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窮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
倅運開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俾民畜唯牛羊于民
大疾惑殺一人無赦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
無度祭以薄資禮無樂宮不幃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
有賜

十作邑從遷于豐史記曰六年都豐

詩有聲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師古曰文王作豐今長安西北界靈臺豐水上是文王烝哉史記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中候維師謀曰維王既誅崇侯虎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詩譜曰文王作邑於豐乃分歧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周書序曰文啟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大開曰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八儆五戒小開曰維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無時汝開後嗣謀曰嗚呼于來後之人汝夜何脩

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君枳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注云枳者言上下相維邇爲蕃蔽也

三十六年文公四十七年受命四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

周書序曰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案年數不合今據在酆之文附此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淵福其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柔色金咩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

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

遂伐昆夷

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詩疏引多采薇屬伐昆夷而作一句史記曰受命明年伐犬戎師古漢書注曰畎夷即犬戎也又曰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毛詩疏曰犬戎昆夷是也）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詩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次錄注曰鎬在鄠水東鄠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二十七年（文公四十八年受命五年）周作辟雍

詩靈臺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illegible]子

曰文王有辟雍之樂魯詩解辟雍文王宮名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棫樸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三十九年文公五十年受命七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地理志曰上黨長子縣周史辛甲所封左傳魏莊子曰昔辛甲之爲周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漢藝文志有辛甲二十九篇

四十年文公五十一年受命八年周作靈臺案禮疏引周本紀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與此合易乾鑿度以爲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灌南子謂文王歸自羑里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晏子春秋亦謂紂作靈臺而亡

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酆宮又東二十五里有靈囿囿中有靈臺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呂覽同詩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瀆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韓非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

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四十一年文公五十二年受命九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案書大傳史記並云受命七年而崩謹唐大衍曆曰國語武王伐商歲在鶉火舊說以爲己卯推其朏魄迺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位與紀年合

周書文傳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不爲驕侈不爲泰靡不淫于美栝柱茅茨爲民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土可犯財可蓄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財用故凡生

天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爲民利管子曰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支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食貨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是以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徭役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旦歲日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

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書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案無逸但舉成數呂氏春秋曰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文王世子曰文王問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九十夢齡之異說見武王踐下

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傳曰太姒者有㜪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大戴記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論衡曰武王望陽白虎通作望羊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列女傳作次周公旦次管叔鮮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白虎通曰周公背僂魯世家曰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列女傳作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列女傳冄

作冊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西伯崩紀年原註周文王葬畢畢西於豐三十里括地志曰文王墓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故孟子曰卒於畢郢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新序曰武王學於郭叔郭與虢通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古史紀年卷七終

古史紀年卷八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帝辛下

四十二年原註周武王元年○案孔鄭劉歆皇甫謐之徒並云文王受命改元九年崩武王上纘受命之年不復改元欲明其卒父業以求合夢齡之說皆屬誣妄歐公辨之詳矣紀年於此紀元獨得其正

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

大戴記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

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矛爲銘焉呂氏春秋曰武王有戒愼之銘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𠼝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金匱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臨諫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

所照者見吉凶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後漢書注引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金匱書履屨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陰謀觴銘口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觴豆之銘曰食自杖杖自食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金匱書戶曰出畏之人懼令戶書牖之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口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志劒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

則興倍德則崩金匱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刀曰刀利礲礲無爲汝開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御覽引金匱武王書冠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車曰自致者急戒人者驕取欲無度自致而及書門曰門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後讀書注引曰之書門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又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御覽引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極則敗○周書序曰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維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一曰土觀幸時政置不疑二曰獄讎刑徵姦吏濟貨三曰聲樂□□飾女滅德四

曰維勢是輔維禱是怙五曰𦀚游安居枝葉維落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爲本以義爲術以信爲動以成爲心以決爲計以節爲勝務在審時紀綱爲序和均口里以匡辛苦見寇口戚靡適無口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鬭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大開武曰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訪于周公旦人所歷曰己卯文王崩明年武王即位新歷正春定朔丙辰於商爲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於周公與今本微異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惟文考恪勤戰戰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

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祇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祗三比在門四諂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九因一神不襲二德有不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匱八好有遂九敵有勝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

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敎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貨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詑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有女子化爲丈夫

墨子曰逕乎商王紂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濟

潭巴曰女子化爲丈夫賢人去位天子獨居京房曰女化爲男茲謂陰昌賤人爲政其國必亡

四十三年武王二年

周書小開武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三口察維言四心察維念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得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

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恪言曰正余不足

春人閱

拾遺記曰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史記曰中衍元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弟曰季勝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寰宇記絳州正平縣有蜚廉城蜚廉事紂所居又蒲州龍門縣南七里亦有蜚廉故城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侯滅其烽燧

嶢山崩

淮南子曰當紂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初學記引作磽山一統志曰嶢山在藍田縣南二十里

四十四年武王三年

周書序曰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大衍歷引作元祀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朕聞曰何修非躬躬有四位九德何擇非人人有十姦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寶寶以貴物物周爲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衆以備改口以庸庶格懷患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九德一孝子二悌悌三慈惠四忠恕五中正六恭遜七寬宏八溫

直九叛武十蔽一窮□于靜二酒行于理三辯惠于智四移潔于淸五死勇于武六展允于信七比與于讓八阿衆于名九專愚于果十愎孤于貞十散一廢□□□□行乃泄□□□□□□□三淺薄閒嫺其謀乃獲四說咷輕意乃傷營立五行忽而不顧弗憂其圖六極言不度其謀乃費七以親爲疎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大約見利忘親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逃二秋落冬殺有常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信既極矣嗜欲□在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寳周公拜手稽首興曰旣能生寳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拜曰格而言上設榮祿不患莫仁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旣得其

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寳以爲常

西伯發伐黎前編曰紂都河北在今衞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衞計今地理二百餘里耳則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繼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言皆以爲文王失之紂賜文王得專征伐若崇若密須若西方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乎故諸儒皆以爲武王也武王而謂之西伯者傳記武王伐紂曰西伯軍至洧水又曰西伯將焉之蓋武王之末伐商襲爵猶故其稱西伯有自來矣

書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周書序曰商謀啟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維王三祀王在酆謀言告聞王召周公旦曰嗚呼商其咸辛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令如其何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案酆謀序與戡黎序相似當即戡黎之師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論衡曰紂時災異繁興七十卜而皆凶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四十七年武王六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呂氏春秋曰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淮南子曰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〇說異

四十八年武王七年夷羊見

周書度邑曰惟天不享于殷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飛鴻蠛蠓也述異記曰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二日並出

墨子曰紂時夜中十日呂氏春秋曰晝見星天雨血荆州占曰兩日俱出是謂亂明淮南子曰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五十一年武王十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案大衍歷云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竹書稱十一月蓋猶是商正也然史以爲九年觀兵二說不同

史記曰武王即位九年上祭於畢時在四月見書大傳大誓鄭注曰周四月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周書序曰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維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嗚呼謀泄哉今朕寤有商驚予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戒乃不興憂其深矣周公曰天下不虞周驚以

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戚和遠
人維庸攻王禱赦有罪懷庶有茲封福監戒善敗護守
勿失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不寤不悟時乃無
敵王拜曰允哉余聞曰維乃予謀謀時用敝不泄不渴
條大而已余維與汝監眚
之條成賊曰戒戒維宿

東觀兵至於盟津

徐廣曰譙
周云史記
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與今本異越絕書曰
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欲
從武王與之伐紂
此與今史記合

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

尸子曰武
王伐紂載
尸而行海內未定故
不爲三年之喪妄

武王自稱太子發

詩正義引太誓
說云文丁之戒
武王曰我終之後恒稱太
子河洛復告遑朕稱王

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

論衡曰師尚父爲
周司馬將師伐紂

司徒司空諸節

魯世家曰
周公輔行

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

伯夷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
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案不葬之說
與九年祭畢語自相抵牾汲冢書又
以叩馬之諫在武王十三年渡河時

師尚父號曰總爾

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齊世家曰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云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書大傳大誓文與此小異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一統志曰孟縣在懷慶府城南六十里周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即此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越絕書曰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史宋世家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家語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之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寰宇記潞州潞城縣有微子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又博州聊城縣亦有微子城紂之庶兄封邑於此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曰殷不

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綱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今女無故告予顛隮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災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殷本紀曰微子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新論曰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柰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淸以浮比干曰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家語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路史注曰比干四月四日生未知所本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异昭洞歷記曰紂無道比干作秣馬金闕歌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比干觀其心正義引括地志曰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數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刳視其心也世紀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韓詩外傳曰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宋世家曰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案宋世家謂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其次弟與紀年合而與本紀不同今考微子之去實問於父師少師父師卽箕子少師卽比干則死與之奴實在後當以本紀為是而括地志以比干之死最在後尤與論語合也殷之太師名疵少師名彊並見周本紀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五十二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大衍曆曰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爲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今案出師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通成君之歲則十三年也

史記曰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太公金匱曰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至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

周書序曰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順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

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曰疆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互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閉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肅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

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肅敬而無留留則無成均右和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元忠尙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秋周師次于鮮原

周書序曰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衆作和寤武寤二篇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近岐州之地也小山曰鮮）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德降爲則振于四方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國語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史記曰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聽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三統歷曰文王受命歲在鶉火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戊子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大衍歷曰竹書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武王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為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於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

冀曰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
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虛戊午師渡孟
津而辰星伏於天黿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
維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案大衍曆
之說實據竹書其年為核只月朔較三統前一日以後
皆合但謂武王十年見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又三日
得周正月庚寅朔其距甲子昧爽繞三十日并是十一
年并月克殷也而竹書是年閏秋及冬至明年始收殷
與野中隔一年仍有未合今不故蹟爲之紀此後
甲子見於武成世俗者甚詳并依三統歷次之
書武
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三統歷推爲周正月二日殷之十二月也越翼日
癸巳三日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史記曰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
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又曰乃遵
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九千人
以東伐紂古今注曰武王伐紂
大風折蓋太公因而制曲蓋焉周書武寤曰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約期于牧按用師旅商
不足滅分禱上下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尹氏
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于四

海惟乃承宗書大傳曰惟丙午十六日王逮師三統歷曰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蓋王後發至是始與師相及也世俘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案是月無丙辰當為丙午卽指王逮師言也丁巳當為丁未前師乃鼓鼗躁師乃慆前歌後舞呂氏春秋曰武王至鮪水水經曰河水又東過鞏縣北注又云縣北有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洵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鮪水卽是○案方輿紀要洧水出河南登封縣北二十八里陽城山在今孟津縣西南百餘里當為未至孟津前二日也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世紀作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呂氏春秋曰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

不至是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戊午二十八日師渡孟津 增

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案書序年月正與竹書合孔傳以為觀兵非也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方輿紀要曰孟津舊縣在今縣東二十里武濟城又在舊縣東相傳武王伐紂由此濟河 作泰誓三篇泰誓上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釋文曰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此未渡河作武成曰既戊午師渡孟津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泰誓中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

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此既渡河作○史記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泰誓下

日時厥明二十九日己未晦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

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原註湯滅夏以至於受通志紂三十二年紂世前編云三十二年二十九王史世表同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原註起癸亥終庚寅○史殷本紀裴駰引汲冢紀年文同易稽覽圖亦云殷四百九十六年今以本書核之自湯至受實三十王起癸亥終庚寅實五百八年於數不合殊不可解案左傳王孫滿稱商祀六百三統歷世紀並云六百二十九年其各上年數具見通志大衍歷不計伐夏之年爲六百二十八年蓋較紀年多周二甲子似爲得之而經世前編並云六百四十四年未知何據商歷又作四百五十八年

古史紀年卷八終